

【台湾】诸葛青云
武侠小说大系

一 铃 半 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苍苔露冷，花径风寒。

你一定以为这是何处大家庭园，深院锁清秋的景象？

错了！这虽是霜染草白，风侵叶黄的仲秋时光，但却是在绝无人迹的深山幽谷。

而这浙东括苍山绿云谷的景色，却还只似孟秋，谷中野花也还在散发着行将凋谢的残余芳香。

旭日早升，但谷外群峰插云，非至午正，阳光不能射入，是以谷内仍是雾锁云封，一片茫茫。

蓦然，只听一声悠长的叹息，冲破雾影而出。

奇怪！是谁有这份雅兴，在这清晨时光，到此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，是伤春？悲秋？抑是遣怀？

但随着那一声长叹之后，却是一段冗长的沉寂，看不见半点人影，听不到一丝声息。

约莫半个时辰过去，谷中雾影渐散，只见一个身着白色长衫，年甫弱冠的少年，正自仰望云天，负手往来蹀躞。

那少年虽是愁聚双眉，一脸忧色，但仍可看出他的权奇风骨和朗澈神仪，那两只星目，更是神光湛湛。

他茫然地仰望了一刻之后，缓缓收回了凝望在空际的目光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欧阳云飞呀，欧阳云飞，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，踏遍这人世间的只草寸土，找到了她，又能说些什么来解释呢？”

少年叹息声罢，看看一轮秋阳，已自当空照射下来，他

“呀！”的一声，匆匆向谷内扫了一眼。

正待转身离去之时，眼前突见精光一闪，发自不远处一个土堆之上，他不由好奇心大起，心想：是什么物体，会在秋阳照射下，有这等强大亮光？

疾走一阵，少年已到土堆之前，原来是座简陋荒坟，坟头上放着半截光亮闪耀的断剑，在断剑之旁，还有一枚带刺的小小金铃！

纵是少年天悟神聪，他也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奇诧地俯身下去看那墓碑，但上面已生满苔藓，无法看清字迹，于是探手便待将那墓碑上的苔藓除去——

蓦然，一缕白光电射而来，在他手还未触及苔藓时，先自击在碑石以上，石屑纷飞，火光四溅！

那自称欧阳云飞的少年失惊之下，倏地缩手，转身喝道：“是谁！”

只见一个身着白色儒衫，面罩黑巾之人，步履飘逸，翩然走来，边走边道：“那方碑石摸不得！”

蒙面书生行到欧阳云飞身前丈许之处，停步不前，黑巾上只露出两只精芒四射的眼珠，盯住欧阳云飞，仔细打量。

欧阳云飞诧然问道：“这方碑石毫无异处，为什么摸它不得？”

他以为自己这样一问，对方定会解释摸不得的理由，哪知蒙面书生好似突然痴呆一般，两只明眸闪射出慑人光芒，默默不答。

欧阳云飞也是天生傲骨，而且又是正忍受“失意”和“仇恨”等两种情绪交相煎迫之人，一见蒙面书生这种神情，不觉有气，大声说道：“阁下鬼鬼祟祟，蒙面向人，到底是何用意？”

他最后一句话，说得声色俱厉，蒙面书生如梦初醒，又仔细看看欧阳云飞一眼，茫然说道：“你！你！可是叫公孙玉么？”

欧阳云飞奇诧地摇摇头，暗忖：“这个人难道是个疯子么？”

突然，那蒙面书生竟凄厉地大笑道：“你不是公孙玉，你不是公孙玉，公孙玉早已死了！”

说完，缓缓闭目垂头，一言不发。

那当空射入的一线阳光，犹如昙花一现，瞬即隐没，谷中又蒙上了一片幽黯的阴影，一阵山风吹来，吹拂起蒙面书生的宽大衣袂，显得那么孤独，沮丧和忧伤！

欧阳云飞看到这蒙面书生的情景，知他定是遭受了什么重大变故或刺激，才变得如此喜怒无常，想起自己一身的恩怨情仇，不禁喟然一叹，随口吟道：“人生仇恨谁能免？销魂独我情何限……”

他尚未吟完，那蒙面书生倏然全身颤抖，厉喝一声：“住口！”

欧阳云飞本已对蒙面书生起了同情之心，但一听他对自己这种抒发愁思，也要无理干涉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沉声说道：“我对你一再忍让，可并不是怕你，而是怜悯你，我方才摸那方石碑，你要阻止，现在吟哦两句，略遣愁怀，你又来取闹，请问阁下，这算何意？”

他这声色俱厉地一阵数说，把个蒙面书生抢白得连连摇头，双目莹然欲泪，声带颤抖地说道：“我求求你别再吟下去，更千万不可摸那方石碑，除这两件事外，你作什么都行。”

欧阳云飞剑眉双剔，暗忖：“这人好没出息，我硬起来他就软，我怜悯他，他反而乱发脾气，天下之人，当真都是欺软怕硬的么？”

于是他再不动心，仍然冷冷说道：“我偏不依你，就是要吟，硬是要摸！”

说着，一面往那方墓碑前走去，口中故意高声吟道：“人生仇恨谁能免，销魂独我情何限……”一面高吟，一面摇头晃脑，故

意气那蒙面书生，其实，他早已没了那份吟哦心情。

蒙面书生捷若飘风，一跃便到欧阳云飞身前，疯狂似地怒声喝道：“你敢！站住！……”

欧阳云飞天生傲骨，怎会就此屈服，身形微闪，依然昂首阔步，夺路而走。

蒙面书生把钢牙咬得格格作响，全身也激动得不住颤抖，右手倏然举起，向脸上一抹，取下蒙面黑巾，恨声说道：“真是良言逆耳，众生难度，蠢才你看！”

欧阳云飞见那蒙面书生，竟然出口伤人，猛一回头，沉声叱道：“你敢骂……”

“人”字尚未出口，不禁“哎呀！”一声，惊吓得腾腾地连退几步，双目发直地瞪在那蒙面书生的脸上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蒙面书生又缓缓将面巾蒙好，喟然一叹说道：“我叫你不要摸，你偏要摸，难道你愿意使你的手，变成和我的脸一样丑怪么？”

欧阳云飞的脑子中仍在翻腾着蒙面书生脸上，那幅惨不忍睹的模样，一时竟忘了说话，半晌之后，才歉然满怀地，讷讷说道：“你……你的脸，就是因靠在这方墓碑上，才溃烂如此的么？”

蒙面书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若不是如此，我又怎会不让你摸那方墓碑？”

欧阳云飞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墓碑上有着无比的剧毒了？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它害人呢？”

他不等蒙面书生答话，便自飞起一脚，向墓碑踢去！

蒙面书生急忙叫道：“你等一等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欧阳云飞倏然收势，诧声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蒙面书生紧走两步，跪倒墓前，放声大哭，哭声先颇凄厉，继转委婉，终而寂然无声，晕迷过去。

欧阳云飞听他有话要说，却不料竟然伏地痛哭起来，微一怔神，黯然忖道：“看他脸上那未遭剧毒腐蚀之处，白嫩细腻，分明是个俊美男子，想是面容被毁之后，所受刺激过深，才变成如此，但那方石碑上，怎会蕴藏剧毒的呢？”

心中疑云密布，又复抬头向那墓碑看去，只见蒙面书生伏地寂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急忙为他一阵推拿，蒙面书生长叹一声，悠悠醒转，竟连整条蒙面黑巾俱已哭湿。

欧阳云飞见他哭得如此悲凄，心中也自颇兴感触，他和声问道：“这墓中埋葬的是你的至亲？还是好友？”

蒙面书生此刻心中已平静许多，应声说道：“这墓中之人，是我受业恩师和两位师叔。”

欧阳云飞连连点头，暗自忖道：“无怪他脸上触到剧毒，定是他思念恩师师叔，悲伤过度，抱碑痛哭所致，唉！想来他两只手掌，也必同样腐烂？”

蒙面书生缓缓站起身形，微瞋双目，口中喃喃祝道：“弟子仰仗恩师及两位师叔在天之灵默佑，得以雪除师仇，逼死强敌，此生最大心愿已了，但一尘师兄踪迹不明，弟子又中人暗算，剧毒渐攻内腑，自知难免一死，天南一脉，只怕从此要在江湖灭绝，还有……”

他倏然住口不再说下去，半晌之后，两眼发直地注视那墓碑，又自低低说道：“这墓碑上涂剧毒，为免遗害后人，徒儿竟欲斗胆将其毁去，另立新碑，尚请三位老人家泉下英灵，恕徒儿惊扰之罪！”

蒙面书生祷祝既毕，再不犹疑，跨前一步，自宽大衣袖中伸出一只满缠白布的右手，迳向那墓碑上方抓去。

欧阳云飞看他手上伤势颇重，似乎难用重力，遂急忙说道：“兄台手掌已被剧毒腐蚀，定感不便，毁碑之举，就由在下代劳

了吧！”

语音方落，一声裂帛脆响，他已撕下长衫后摆的一块白绸，裹在右手之上，然后举掌向墓碑顶端一压一转，又复向上一提，那方碑石便如黏在他手上一般，立自土中脱出！

蒙面书生一看之下，陡地双目神光电射，冲口问道：“无极气功！你是在那里学的？”

欧阳云飞放下那方碑石，诧然问道：“什么是‘无极气功’？”

蒙面书生双目中满现惊疑神色，说道：“怎么，你刚才用的是‘无极气功’，拔出碑石，难道自己又不知道么？”

欧阳云飞摇头答道：“无极气功这几个字虽听说过，但我自己却不知其为何物。”

蒙面书生又道：“看你也会一些武功，是谁教你的？”

欧阳云飞道：“是一个四十来岁的道士，他仅仅教给我一种吐纳练气口诀……”

蒙面书生闻言脸上神色突变紧张，截断欧阳云飞话头问道：“那道士现在那里？快说！”

欧阳云飞见他又犯老毛病，不由微现愠色，冷冷答道：“他教完我练气口诀就死了，你问他则甚？”

蒙面书生仰望云天，缓缓摇头，半晌过后双眼中射出奇异光芒，突然注视欧阳云飞问道：“你为何来到这括苍山绿云谷，方才听你发出感叹之声，难道你心中也有什么难以解决之事么？”

欧阳云飞长叹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在下身有血海深仇待复，仇人又极厉害……”

蒙面书生不等他说完，便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空负堂堂七尺之躯，既有血海深仇，不思报复，只会颓唐忧伤，未免太无骨气！”

欧阳云飞见这蒙面书生当真有点古怪，方才还谈得好好的，

如今却又突然奚落自己起来，不禁既羞且怒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谁说我不思报复，要你多管闲事！”

蒙面书生一见欧阳云飞渐入壳中，心中暗自高兴，故意哈哈狂笑道：“凭你这点能耐，想找厉害对头，为父报仇，谈何容易？你既嫌我多管闲事，我便管，只可惜你这父仇是一辈子报不成了！”

说完，两只宽大衣袖一摆，身形如白鹤冲天，拔起四五丈高，往那削立千仞的峰壁，攀援直上。

欧阳云飞想不到这蒙面书生竟有这般超绝武功，心想：若能拜他为师多好，于是赶紧脱口叫道：“喂！你请回来，我也还有话说。”

蒙面书生本是故意卖弄，闻言真气一收，飘然下降，说道：“尊驾有什么话请说，若是在下能为你报仇之事，略尽绵薄，自当不会推辞，不过，……”

欧阳云飞是何等聪慧之人，早从蒙面书生的行动及语气中听得出弦外之音，连忙说道：“你倘肯传我武功，彼此便属师徒，若有吩咐，作弟子的自应遵命。”

蒙面书生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笑声说道：“好！好！自即日起我就传你武功，必然在我未死之前，把一身所学，倾囊相授！”

说完，双睛直视远方，喃喃又道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死不足惜，亦不足惧，可是月前和她们分别之时，约定尊祭亡师以后，于中秋之夜在鄱阳湖畔相会，如今，唉！……”

欧阳云飞听得莫明其妙，忙把那方碑石放在一个低洼之处，用土掩好，看着蒙面书生犹豫半晌，缓缓问道：“师傅，你要到那里去传我的武功呀？”

蒙面书生摇头苦笑说道：“你我年龄相若，千万不可如此称呼，而且我传你武功，也有附带条件，就是我们必须以兄弟相

称！”

欧阳云飞，璞玉浑金，未经世事，故也不懂这些江湖过节，毫不推辞地应声笑道：“那么，我就遵命叫你大哥好了，我叫欧阳云飞，大哥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蒙面书生说道：“我叫公孙玉，其实我已是垂死之人，知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却也无关紧要！走吧，我现在就带你到一个石洞之中，传授天南绝学。”

说着，当先向绿云谷北端走去，欧阳云飞急步相随，约有盏茶时分，已到达一所石洞之内。

那石洞甚是狭小，至多可容两三人栖身，洞内铺了一些干草，上面放着公孙玉的一件行囊和一些干粮，看样子，他也来此不久。

两人旦夕相处，情感渐生，除了练功之外，几乎无话不谈。公孙玉就将当年万侯午浙东寻仇，“天南三剑”绿云谷成仁取义，自己奉遗命及“半剑一铃”信物，苦心寻觅“柔经”的情形概要述出……

怪！真怪！

谁听说过没有腿的人，还能在武林之中，一争雄长！是怪不！

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鹃花红遍了浙东括苍山的绿云谷，一年花事，九十春光，在这莺老蝶忙的季节之中，骚人墨客，对景兴怀，做上些经眼花飞，伤多酒困的诗词之类，自然不足为怪。怪的是在绿云谷中，对着嫣红姹紫满谷繁花，负手往来蹀躞的，并不是什么文人雅士，却是一个羽衣星冠，五十来岁的道人。

肩头斜插着一柄长剑，看器宇神情，分明是武林之中的一流高手！但双眉紧皱，面带重忧，显有无穷心事！

蹀躞半天，顺手摘下一朵杜鹃花，眼珠微转，面上突然现出一种宽慰而带着希望的神色！这时谷底尽头，花光如海之中，一点白影，像流云，像闪电，极其轻灵美妙的迅疾飞来！

到了近前，身形一现，是个娇媚无伦的白衣少女，云鬟拂额，缟袂临风，看年龄顶多不过十八九岁。

白衣少女一见道人，垂手笑道：“元修道长，真个信人！家师六诏神君万俟午，已到谷外，命晚辈卞灵筠先来探视！”

道人微笑说道：“卞姑娘回复令师，就说元修十年旧约未忘，请他大驾来此指教！”

卞灵筠口称遵命，敛衽施礼，慢慢退出七八步去，才霍地转身，肩头微动，便如一条银箭离弦一般，刹那之间，只剩下谷尽头处，一点白影。

元修道人，微微一叹，自语说道：“这魔头真是当今第一奇人！光拿他这女弟子来说，就极其端庄凝重，大方有礼，丝毫不出一左道旁门习气！一身轻功，又那样精纯，看来今日一会，这括苍山，可能就是元修归源结果之地！”

略过片刻，方才白衣少女卞灵筠，所去之处，业已现出一群人来，不见奔驰纵跃，却如流水行云一般，来得极快！展眼之间，已可辨出是八个一样装束的白衣少女，其中四人各用香肩，抬着一具七宝软床。床上枕衾俱全，滴翠流黄，龙须凤翥，床上卧着一人，身上盖着半幅吴绫，方才来与元修道长答话的卞灵筠，走在最前。

双方距约三丈，卞灵筠纤手一摆，七女倏然止步，卞灵筠走到软床之前，恭身禀道：“启禀师尊，已到绿云谷内约会之所，天南三剑中第一位元修道长，正候师尊答话！”

床上之人，慢慢说道：“十年旧约，日夜萦怀，一旦能够了却心愿，真是快事！但昔年我与天南三剑定约，怎会只有一位在

此！元修道长，别来无恙！你还认得我这六诏狂客万俟午么？”

锦衾一揭，人已坐起。想像中这万俟午，定然是个苍老人物，或是狞恶魔头！那知大谬不然，揭衾而起向元修道长，含笑发言之人，竟是个三十上下的英俊书生，隆准丰颐，相貌极好，就是双眉太浓，带有煞气！但两条大腿，不知被甚仇人，截去了三分之二，身上披着一件五色蛟 所织短衣，虽然面对元修道长，抱拳答话，人却还在软床之上，并未下地。

元修道长静气凝神，抱元守一，向万俟午哈哈笑道：“万俟神君！十年之前，在此一会之后，贫道即早知定有今日！闻得神君获得武林宝 箴纯阳真解，并已全部贯通，故人有此大成，着实可贺！我们天南三剑，一人即三，三人即一，贫道背后长剑，到目前为止，尚敢狂言自诩为武林第一！你只要胜得半招，即可了却天下无敌的多年心愿，何必定欲找我那两个师弟作甚？”

万俟午微微一哂，冷然说道：“当初在这绿云谷内，为争天下第一的名头，我一时好胜，自愿独斗你们天南三剑，结果不敌，身受重伤，才在回转六诏的途中，遇上强仇五毒天魔，断去双腿！如今我神功炼就，再履中原，一来追源溯本，要会会所有当初成全万俟午之人，二来借此机缘，创设六诏正教！五毒天魔的首级，业已在此，若叫我不见元朗元真两位高人，岂不令我茹苦含辛的十年渴望成虚？江湖中传言天南三剑，不但武功出众，并且还义气如山，怎的今日为了区区万俟午一人，就忘却了师兄弟情谊，放心让道长独自出面！”

说话之间，从软床上的一个革囊之内，挽出一颗用石灰腌着的新鲜人头，元修道长闪眼看处，认得确是黑道之中，最为凶狠难惹的人物，五毒天魔！

刚把长眉一皱，想用言语替两位师弟开脱，把昔日深仇，完全揽在自己身上。但远远峭壁之上的大堆藤蔓之后，突然有人发

话说道：“万俟卣！天南三剑不是你所想的那等样人！元朗天真一齐在此，你口气如此狂妄，难道那得自所谓武林宝^蒙纯阳真解中的几手功夫，真就能惊天地、泣鬼神，压倒各门各派的一切武学么？”

话音方落，两条人影宛如风扬飞絮，凌空飘坠！两个与先来元修道长，衣着完全一致的清奇全真，相并而立，肩头各有一口长剑，面向着这位六诏神君万俟卣，均是微微含笑，单掌问讯。

六诏神君知道后来的那位较为瘦削的元真道长，言词犀利，口角向不饶人，自己志在报仇，不愿和他斗口，遂也抱拳还礼，含笑答道：“万俟卣早知二位不会不来，才用言语相激，请出相会！武林中人，讲究的是痛快淋漓，直接了当，今日之会，反正强存弱死，道长等贵师兄弟。还是三剑连环，斗我一人？还是另行划道比斗？万俟卣万里远来，常言道得好：‘不是强龙不过江’三位道长请仔细酌量！”

天南三剑威震江湖，尤其是先来的元修道长，背后一柄长剑，公推武林第一！但这六诏神君万俟卣，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超绝人物，就为了不服天南三剑的武林第一称号，十年前在这括苍山绿云谷内，以一对奇形兵刃摄魂铃，独战三剑，结果身受重伤，遁回六诏，中途并被五毒天魔落井下石，断去双腿，如今再莅中原，约斗三剑，元修知道善者不来，严禁元朗元真一齐赴约，预备拼此一身，了断这场恩怨。

元朗元真表面拗不过师兄，实际连夜疾赶，到得比元修还早，藏在了峭壁上的大堆藤蔓之内。

二人身形一现，元修知道劫数难回，默然不语！元真却暗自思忖，纵然传闻是实，号称武林宝^蒙的纯阳真解，被你练成，但双腿已废，便能勉强施展，也定减去大半威力！何况自从当年结此强仇之后，师兄弟三人，也在刻苦用功，十年以来，把本门绝

技，“无极气功”业已练入化境，难道真就不敌于你？

听六诏神君业已发话叫阵，刚待应声，元修道长已自含笑说道：“万俟神君！贫道等均在花甲以外，你也五十许人！方才既然说是今日之会，强存弱死，别无他途，则贫道倒有个新鲜别致的办法在此，也不必像那些寻常武家，动手过招，贫道师兄弟连你一共四人，就各拿性命作为赌注，无论比斗任何功力，以三阵为定，败者自行了断！万俟神君，你可敢应允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午，微笑答道：“万俟午向来一诺千金，决不更改，我已说过听凭贵师兄弟划道，当然奉陪，这种赌命之举，确实新颖有趣，但不知既以三阵定输赢，这出题之权，如何规定？”

元修还未答言，元真已自叫道：“自然要给弱者一点便宜，由前一阵比输之人，出题再比以下一阵，最先一阵我们双方拈阄决定！”

六诏神君点头笑道：“这办法确实公平，但第一阵不必拈阄，我把最先出题之权，奉让三位道长！”

元修道长微微笑道：“万俟神君盛意，愚师兄弟心领，我们还是最公平的凭天决断！不过我们不是自己吹嘘，彼此均是方今武林之中的顶尖人物，无论胜负谁属，总有一方必须从此永谢人寰，所以贫道建议，在第一次赌斗完毕，负者一方，尚未履行义务以前，应有权利再行出题赌斗第二次，倘若得胜，可以要求第一次的胜方，遵守遗言代其了却一桩尘世间的未了心愿！万俟神君以为如何？”

六诏神君哈哈笑道：“元修道长真不愧武林中第一高人之称，顾虑周详，情理交融，面面俱到！万俟午是衷心佩服，件件依从，我们就是这样一言为定！但这一次赌斗中的第一阵出题之权，万俟午是诚心奉让，三位道长既如此谦逊，我也无可如何，不知怎样的凭天决断？”

元修道长自怀中取出一把惯用暗器“玄门智珠”，向六诏神君笑道：“谁先出这第一阵比斗题目，本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！不过彼此在武林之中，均有声望，免得将来被人嗤笑，那一方占了便宜，所以只得一效儿童之举！贫道中是一把玄门智珠，请万俟神君，随意猜个单双数字，以博这最先出题之权！”

六诏神君仰天大笑道：“有趣！有趣！我们今天都成了最伟大的赌徒，从开始一直赌到生命了结！全依道长之言，我猜你掌内智珠，是个双数！”

元修道长摊开一数，智珠却只七粒，六诏神君哑然一笑说道：“万俟午出师不利，先输一阵，元修道长智珠在握，请自命题。”

元修道长与师弟元朗元真，略一计议，转身向六诏神君笑道：“这第一阵既然贫道等侥幸得权命题，要想向万俟神君，讨教一手内家气功，‘飞花没石’！”

六诏神君的长眉微一轩动，点头笑道：“道长着实高明，‘飞花没石’并不难，难的是要石没而花不碎，才算合格，这纯粹是一种阴柔功力，我那敝帚自珍的纯阳真解，自然不及道长们的看家绝学‘无极气功’，来得出色当行！但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这头一阵，万俟午明知必败，也不能不勉强一试，筠儿与我摘朵花来！”

侍立在六诏神君软床之前的白衣少女卞灵筠，看这几位武林第一流的高手，把性命赌来赌去的，却均神色怡然自若，觉得真是闻所未闻，有趣已极。

正在又好奇，又紧张的注目旁观之时，忽听六诏神君叫她摘花，遂随手摘了一朵白色杜鹃的乍开蓓蕾。

六诏神君侧目一看，元修元朗元真等天南三剑，摘的都是盛开杜鹃，不由把眉头一皱，向卞灵筠叫道：“筠儿不要摘那蓓蕾，

换朵开得大一点的!”

天南三剑闻言一齐相顾点头，暗暗赞佩这位混世魔王，虽然凶毒无伦，但毕竟不失武林中一派宗师身分，不让人家留下半点话柄。

四人各托一朵杜鹃花在手，元修道长面对丈许外的一片崖壁，向两旁的元朗元真，说了声：“师弟们！我们先行献丑！”

三人的无极气功，早已凝聚待用，同时将手一扬，三朵鲜红的杜鹃花，慢悠悠，轻飘飘的，打向崖壁，到壁无声，排成一个极整齐的“品”字形，嵌入石内。

六诏神君面色微变，他并不扬手发花，仍然坐在软床上，将右掌一张，张口一吹，那朵白色杜鹃，电疾飞起，“夺”的一声，打在天南三剑所发作品字形嵌在壁上三朵杜鹃花的正中，竟似还要嵌得深些，三红一白，煞是好看。

卞灵筠以为自己师傅得胜，但忽听六诏神君笑道：“万俟卨早有自知之明，这场‘飞花没石’的比赛，我所发的白色杜鹃，一来没石过深，未能恰到好处！二来右上角的花瓣，微有毁损！而三位道长所发，深浅一致，完整无缺，确实比我高明！等万俟卨想出第二阵的比斗方法，倘若再败，我也不再要求什么代了心愿的第二次赌斗，就把残生交代三位！”

卞灵筠有些不信，纵过一看，三朵红色杜鹃，果然一齐完整无缺的嵌入石壁，花蕊顶端，恰好与石壁平行，那朵白色杜鹃，却深入半寸，右上角的一瓣花瓣，也已折断一半。

低头走回，偷眼一看，自己师傅正在皱眉深思，天南三剑的面上，却已现出宽慰之色。

突然六诏神君，双目一睁精光电射，朗然发话道：“这第二阵，是我万俟卨生死关头，我们比场轻功，看看谁先攀登面前这百丈峭壁之顶！”

这几句话一出，三位道长，一齐镇住！因为明明知道这位六诏神君万俟卣，虽然功力盖世，但双腿残缺，要跟人比赛轻功，争先攀登这百丈峭壁岂非痴人说梦！

六诏神君见天南三剑的疑诧神情，不禁微微一笑，从软床横头，“当”地一声，抽出一对短短铁杖，在手中略一盘弄，铁杖竟能伸缩，变成五尺长短！

六诏神君分携双杖，突然自软床之上，飘身而起，两只铁杖，左右轮换点地，几步便到了元修道长面前，含笑说道：“三位不必替万俟卣担心，我双腿虽残，有这巧匠打造的寒铁宝杖，尚堪代步，我们就开始这第二阵如何？”

天南三剑这才悟出，六诏神君可能业已练就轻功之中的无上神功“节节登高凌虚步法”！四人互相点头照应，奋力抢登，六诏神君故意略为落后，等元修元朗元真先行纵起，然后哈哈一阵狂笑，右手铁杖一点，人便凌空飞起六七丈高，等到势将快尽之时，左手铁杖随意在崖壁之间，微一借力，人便又往上起。

左右轮换，两只寒铁宝杖，在崖壁山石之上“丁丁”不绝，刹那之间，业已飞登峭壁，铁杖才停，元修也已跃身而上，双拳一抱含笑说道：“万俟神君，你好惊人的‘节节登高凌虚步法’！这第二阵，愚师兄弟认败服输，我们且下谷去，商量怎样开始第三场彼此真正的生死决斗！”

这时元朗元真也已到达，师兄弟神色凝重，互望一眼，一齐翻回绿云谷中，仔细商量自己有出题权的第三阵比斗，究竟怎样安排，才是万全之策？

前面两阵，双方均是一胜一负，彼此秋色平分，整个的生死命运，都要在这一场之中决定！所以不但关系密切的四位武林高人，都是貌作镇静，暗在紧张，就连旁边观战的白衣少女卞灵筠，一双纤手的手心之中，也在代为双方，暗出冷汗！

天南三剑商议半天，元真认为较量暗器，稍有把握。因为自己师兄弟三人，每人一百零八粒玄门智珠，数目又多，手法又有独到之妙，尤其是三人合力，满天珠雨，对方无论如何，均难逃避！何况六诏神君双腿既无，虽然有两只寒铁宝杖，可以代步，但他若舞动宝杖，抵挡暗器，则必然无法还手逆袭，岂非有胜无败？

元修元真再三思索，也想不出什么稳可制胜六诏神君之策，只得同意元真见解，仍由元修道长向六诏神君说道：“这第一场 of 最后一阵赌斗，也就是彼此双方的生死之争，按着先前约定，应由愚师兄弟出题，我们要想各以身畔一囊玄门智珠，讨教万俟神君的暗器手法！”

元修道长此语一出，白衣少女卞灵筠突然一声轻喟。

六诏神君万俟午，本来那副外弛内张的面容之上，也突现喜色点头叫道：“好好好！你们三位身畔的三百二十四粒玄门智珠，只要有一粒沾上我这件衣服，万俟午便永绝人寰，认输自尽！”

寒铁宝杖“丁”然地作响，人已飞到三四丈外的一块大青石上坐定，向元修道长等人笑道：“天南三友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最